

■军旅生涯■

难忘的乌兰牧骑演出

上世纪60年代的春节,我是在内蒙古苏尼特左旗白音图盖边防哨所度过的。有一年大年初一,尽管天气寒冷,我们全体指战员依然兴高采烈地整齐列队,欢迎由旗政府副旗长丹巴带领的乌兰牧骑演出队,来我们哨所慰问演出。

上午10点,我们全体指战员在食堂大厅集合,丹巴副旗长热情洋溢地向我们宣读了慰问信,并赠送了慰问品:5坛奶酒、两只烤全羊和3箱苹果。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,主持人宣布:“现在,由苏尼特左

旗乌兰牧骑代表旗政府和全旗各族人民,为白音图盖哨所的指战员们做慰问演出!第一个节目:歌舞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。乌兰牧骑的演员们身穿民族服装,载歌载舞,那高亢悠扬的旋律,那轻盈曼妙的舞姿,吸引着在场所有人的目光。第二个节目,是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插曲,大家入神地聆听着由3位小演员天真稚气的童声演唱:“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,不如我们草原的羊儿多。天边飘浮的云彩白呀云彩白,不如我们草原

的羊绒白……”歌声未落,便响起一阵掌声。传统的蒙古族民歌《敖包相会》是必不可少的歌。不过,男女演员是用蒙汉双语演唱的,给我们带来一种新奇的感觉。耳熟能详的蒙古族民歌《嘎达梅林》,引起人们对英雄深深的敬仰。乌兰牧骑的姑娘们表演了欢快的《安黛舞》《挤奶舞》,赢得一阵阵掌声。男演员表演的独舞《雄鹰》,如鹰击长空,跳跃飞腾,气势雄浑,给人鼓舞与力量。最吸引人的是蒙古族独有的“胡麦”,表演者神奇的发声让

战士们惊讶不已。最后的压轴节目是《祝酒歌》,全场起立,大家举起酒杯,与歌唱者一起边饮边唱。当共同喝完杯中的奶酒,齐声道出“过年好”时,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。之后,乌兰牧骑的姑娘们双手捧着洁白的哈达向我们走来,逐一郑重地戴在每个战士的脖子上。

慰问演出结束了,我们目送着他们踏着积雪走下山去。这场春节慰问演出,不仅凝聚着军民鱼水情,也是民族大团结的体现。

韩克华/文

那些年 我们在教室抗寒

1964年,我开始上学,到1971年初中毕业(那时候小学5年、初中2年),期间7年都是在豫北乡下老家同一所学校度过的。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,学校的教室都是一排排的尖顶瓦房。每个教室里面除了正面山墙上挂着一块木质黑板,就是被当作课桌的一溜一溜的长条木板,还有学生从家里带去的形状各异的板凳,既没有冬天的取暖设施,也没有夏天降温的设施。

那时候,家家生活都不富裕,夏天相对来说比较好过,最难熬的是寒冬腊月。到了冬天,我们身上的棉衣、脚上的鞋都很单薄,戴棉帽的寥寥无

几,有手套的几乎为零。不上学的时候,我们活蹦乱跳还不觉怎么冷。可上课坐一会儿,就冷得有点受不了,双脚冰凉,握笔的手也被冻得不好使唤了。

上课不大一会儿,老师拿粉笔的手也有点儿僵硬,板书写得明显不正常了。因此,老师放下手里的粉笔,让同学们也都放下笔,然后带着同学们一起鼓掌、搓手两分钟,接着把两只手交叉伸进自己的袄袖两分钟,以此缓解冻手的问题。与此同时,老师还让同学们坐着一一起使劲跺脚,以缓解脚被冻的问题。像这样的土办法取暖,一节课要进行好几次。

下课了,老师赶紧回办公室暖和去了,因为那里生着炉火。同学们就在教室里因地制宜,继续接受寒冷的考验。我们的办法就是齐聚教室后面,背靠着墙一字排开,然后侧向往一个墙角里使劲挤。大家嘴里“嗨哟、嗨哟”地喊着号子,一个个喘着粗气,拿出吃奶的力气,挤得不亦乐乎。不时有人被挤出来,又快速回到队伍后面继续挤。几个回合下来,我们便浑身发热,额头冒汗,浑身热乎乎的。原先冻僵的手,再握笔写字就灵活多了,原来冻得冰凉的双脚,不知不觉也不难受了。现在想起这个游戏,还觉得浑身来劲,活力

顿生。

那时候在学校,寒冷的冬天就是这样度过的。说来也怪,当年就是那样面对冰天雪地,同学们却少有生病的。即便是一个个被冻得脸蛋儿皴裂、耳朵红肿、鼻涕长流,可仍然朝气蓬勃,生龙活虎。

多少年以后我发现,当年挨冷受冻不仅仅是一种磨难,更是一种财富——因为小时候吃过那样的苦,后来不论遇见什么恶劣的天气和环境,就全能轻松应对了。

申德明/文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)

■朝花夕拾■

拜年遇到尴尬事

2004年大年初二,一大早,我发现头天晚上的一场大雪把房屋、树木全都染成了白色,院子的地面上堆满了一尺来厚的积雪。这下,我可犯愁了:因为初二这天是给岳父母拜年的日子。

“算了,不行改天再去拜年吧。”我征询妻子的意见。“不行,人家就今天一天待客,不去不行!”妻子固执己见。于是,我便跟妻子各自骑着一辆摩托车出发了。雪后,路面湿滑。尽管我和妻子小心翼翼地驾驶,可摩托车车轮还是时不时地打滑。刚出村子没多远,我就连人带车滑倒在地,摩托车后视镜也被摔坏了。妻子只好停下摩托车,把我从雪地上拉起来,抱怨我一介文弱书生,连个摩托车也骑不了。她要继续骑摩托车前行,可没走多远,她也连人带车滑倒了。没办法,我们只好将摩托车寄放在附近的一户人家。妻子给她姐姐打电话,她姐姐让家人用大货车载着我俩,才算到了岳父母家,给二老拜了年。

那时,人们的生活条件都不好,摩托车是主要交通工具。我和妻子的工资都不高,家里才盖了新房,没钱买小汽车,发生那样的尴尬事在所难免。

如今,人们生活富裕了,我家也买了小汽车。现在,过年出门方便多了,20年前那样的尴尬事再也不会出现了。

赵学潮/文

■图说往事■

在医训队的合影

1953年,我参军在新疆军区第九军医训队当护理员。我勤勤恳恳地工作,团结同志,虚心学习护理技术,一丝不苟地做好护理的各项工作,受到领导和同行们的一致好评。这是当年我(前排右一)和战友们的合影。

吴惠萍/文并供图



正月里来赏年画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,每到春节前夕,集市上最热闹的地方除了烟花摊就是年画摊了。那时,无论多穷,家家都要买张年画;无论多忙,大年三十都要把年画贴上墙。而最让我开心的事就是,整个正月里,可以天天到小伙伴家赏年画。

我们村地处三县交界处,各家各户张贴的年画风格各异,看起来特别有味道。年画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,有民俗、传统神话、古董珠宝、名著、戏剧、电影、动植物等,应有尽有,让人目不暇接。

一般家庭买的都是单张的吉祥年画,有“花开富贵”“五子登科”“年年有鱼”“麒麟送子”“鱼跃龙门”等。“史湘云醉卧芍药丛”的中堂画,让我知道了《红楼梦》这部名著。年画中,我最喜欢的是四扇屏,四扇屏一幅年画4张图,其中的经典要数“梅兰竹菊”。我更爱看16幅图或20幅图构成的四扇屏,可以简明扼要地展示一个完整的故事,看起来有滋有味。

单幅、四扇屏年画一般贴在土炕的炕头或炕尾两边的墙上。要想看清楚四扇屏上的故事介绍,需要脱鞋上炕才能看清楚。我堂叔有文化,他家买的年画比较讲究,“梅兰竹菊”“古董珠宝”都是在他家看的。我和他家的两个孩子是玩伴,一个大我1岁,一个小我1岁。叔叔很有耐心,他脱了鞋和我们一起站在炕上,一幅一幅地给我们讲画面的内容。

50多年过去了,跟小伙伴四处看年画的情景,仍然历历在目,令人回味无穷。

王丙申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